

重建唐山明倫堂引

進士

徐養元

邑人

旨讀王荆公繁昌學記曰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  
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  
縣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  
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  
兵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  
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由是觀之則學也者  
所以爲民之俊秀者羣萃州處習道藝於其中而天  
下國家人材之所自出自孔子而前皆有先師先聖

漢唐而降始專廟事孔子是學所俎豆不忘而興起  
教化之本非卽以孔子廟爲學也明矣唐山舊亦有  
學自戊子大水後淪喪殆盡余嘗倡諸士而修之凡  
十一年於茲然廟貌粗具而已其明倫堂及齋祭之  
至與夫庖湍庫廩願力未能觀厥成也師生朔望率  
立荆棘中無鐘鼓之聲揖讓進退之節講貫絃誦之  
事倚跛雜沓一揖而去安望其上下之循習而相勤  
於道藝以爲古興學造士之雅化也哉所謂有廟而  
無學迺於今見之已邑侯單公用是惻然以士之失

教自無學始春三月擇屋材四楹先致諸學宮將以  
農隙而落成之蓋自興朝以來未有之盛事也凡我  
多士食公之德體公之意誠不可不竭蹶以共襄其  
美方今稍稱有年銖積而寸累之或亦無難焉廟祀  
於前學成於後爲完舉矣多士其來相議如左

宣霧山三天閣告成松筠麓日中樓次第鼎建

碑記

清

山左孫

纘

本縣知縣

者  
宣霧之巔未有閣也有之自問源始閣之以三天名  
趙文暢言之余不

復贅也是役也肇自問源先生而成於余與孟廣文  
余兩人踵事增華良以愚夫愚婦之齋沐而來者悉  
以付之山靈雖一錙一銖無弗化爲梓材陶冶丹漆  
所以事日起而大有功茲閣事告峻方可半畝高踰  
十尋其簷阿飛宕棟牖精琢敷色設采之富艷而焜  
耀猶爲凡有閣者之所同獨至枕鄣襟瘦與大行諸  
勝槩參差鼎峙而一泓秋水環繞潛洛以匯注於大  
陸之澤故時出空翠之靈氣與禱皇之瑞雲以拱護  
於朱簾畫角之間則此閣洵天半瓊蕊非復人間物

也矣至於準提院之舊蹟則山所有也頽之以松篁  
日中則由余相度夕陽向背之宜睇瞻烟樹迷離之  
際故地卜於幽棲而義取於嚮明謂與三天相表裏  
庶幾近之此又問源之所未嘗有而余意中之所不  
能無者也雖然余不敏其於事神也因民之敬而敬  
之願殫其力而非媚其於治民也藉神之教而教之  
願大其制而非誇進而求之尤有其本焉者存民謔  
不云乎彼洪之波民其漁彼禾之赤民其饑疇爲康  
我居疇爲餉我粟疇爲穀我士女疇爲祀我田祖吹

唐一縣志 卷之十一  
上缶而鳴嗚嗚蓋爲撫君金公星輶宿野澹菑蠲租  
書咏之也其低徊不能已者尤爲憲臺孔公仁心爲  
員與夫守巡郡牧交相贊助以有成也余今日得安  
坐而理事神治民之業敢忘所自來哉因盥薰百拜  
而著之貞珉以垂不朽焉

增修縣衙紀畧

清

孫

纘

山左人本  
縣知縣

村仁城廓狹隘土壤磽鹵風俗褊隘至若縣衙之屬  
而就簡零落凋卸求一長吏退息慨仰之所而不大

鳴鹿一州者名寺求有美堂如土止值

興土木之役以勞民可乎因而捐囊金以庀材調家  
傭以鳩工總不動唐民一手足之烈而三樓三楹側  
舍六間巍然鼎建真不啻空中營砌雲外飛來也顏  
之以飛來居庶其似之堂左庫樓已化土壘堂右蓋  
園舊稱馬肆詢其由來蓋三十年付之荆榛矣於是  
出否修廢棟宇穹窿罔以堞墻壯其門基帑藏所匪  
鞏固也闢萊奠原肇厥土功東西拱立天閑翼翼  
政所由宏開也借闢廟之故址而崇飭改觀者以妥

馬祖也廟西之公厦三間踈櫺爲楹者以收錢穀也  
凡此皆昔所未有而於今爲翬者也至葺補公廳更  
易門制

駕閣賓館之次第就理規模具舉而落成一新或助  
我以磚石或勞我以羔酒者孟廣文譚振兆張宦諱  
鵬翎祝生浩商人王者興段永年高棲鳳以及擗筭  
王文忠其人也其時左右相度珍惜乎竹頭木屑咸  
就我不勞民傷財之實者義民郭鼎鎮庫書祝金瓊  
其人也後之人追予締搆之艱而並以念及節省之



意思只可今日錄存之意云爾

寬治書院紀畧

趙 漁 邑人

問源氏少年讀書於此風而不蔽時奇貧卽有廣築書院庇盡天下寒士之願迨以書院而題之曰資費蓋以書院者講學之所也而學則則學術正學術正則政事達政事達則君我寺君氏安則祚運長是不止資一邑一世之治實以資天下萬世之治也然鳩工庀材所費百倍於平地有問源所出者有問源蒙父母公祖恤私而置諸公者未嘗偶動官民一錢力

成素志不可不謂苦心矣後之君子不誤以爲官民之物而廢之則問源之書院卽後之君子之庶盡天下寒士矣畧紀於石以寄厚望之意

重修光武廟記

歲進士  
邑人 許繼烈 撰文

幼謁漢世祖光武皇帝祠考之碑記不得其詳竊嘗  
疑之蓋以帝之獲祠於唐民必有深入乎唐民者唐  
民之立祠於帝必有不忘於帝者今讀史而得其概  
矣帝先以大司馬持節渡河北徇燕趙適至薊中而  
劉接兵起帝遂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霜雪甚至  
僞稱郎使冀食傳合帝之顛連困阨於河朔者亦屢  
矣然所歷之處無不有車轍馬跡焉若下博之老人  
祠饒陽之蕪萋亭迄今猶傳其事於不衰帝之稅駕

於茲土豈無確然可紀之實乎方主郎割據邯鄲遣其將李育以屯柏人柏人之望帝如望歲焉斯時帝方遑惑莫知所之幸天誘其衷任光以兵會邳彤以郡降四方響應豪傑雲集聲勢於以復振散卒於以復合帝乃秣馬厲兵乘勝攻討將伐邯鄲過柏人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世祖聞之怒悉其甲兵軍於郭門連戰破之所失輜重盡獲李育逃遁堅安下帝故徘徊於此鎮撫其流離安集其人民後後來蘇之慶已先見於堯山泝水間矣由是略

廣阿圍鉅鹿拔邯鄲斬王郎趙地於是悉平焉迨其  
後大勲旣集卽位鄙高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承正統  
復祖業皆自柏人之一戰基之以此知帝之施德行  
仁自柏人始而柏人之謳思不忘非此故歟是以祠  
之壞也有時而祠之修也無旣前此者無論矣今茲  
之舉更有什佰於尋常者其工堅以固其材美以完  
規模堂皇形勢巍峩不儼然宮闕之在望也哉入其  
廟登其堂見帝之恭己南面而一時從龍之士或自  
嶽降或爲列星濟濟踳踳分列其旁恍乎如遇漢廷

君臣明良相得之會焉予不禁懷古情深因嘆帝德及人之遠而秉彝之在人心者千古不泯也功成本鄉諸生孟爾讀予門下士也乞言於予問首事者誰曰孟公加祿也誰與贊襄之曰鄉之衆善士也是以記

重修學宮告成碑記

知縣 孫 纘

文章關乎氣運自古重之顧學術之污隆士習之醇  
疵無不於根本之地醞釀而出所謂學宮是也聿考  
辟雍陳書橋門講藝聚山川秀傑之倫而約以尚齒  
執經之業以陶以泳思樂苓藻是考是擊於論鼓鐘  
將見盛治殷流而風軌卓越也否則茂草歌而佻闋  
貽譏俎豆闕而異端爭鳴興廢之際感慨繫之矣唐  
畿南斗城耳上應昴宿之精而且泝水東注環抱而  
滌洄於象得易之萃堯峰孔崗聳巒疊翠以煥發奎

壁之靈秘於象得易之賁學制之規模閎厩基趾鞏  
昌大成明倫之鼎建不拔於象得易之大壯恢恢乎  
洵人文之淵藪而名教之奧區也奈何門屏嚮離而  
滯沕泮沼偃錯而顛覆周圍之頽垣破壁沈埋於寒  
煙衰草間一望蕪迷而靈氣幾於不收詢之耆老咸  
謂在昔徐長善先生修繕堂楹 竟之緒年來鼠剝  
鳥穿風雨零墜以至於斯也余與孟廣文惄然憂之  
出貲鳩工凡歷幾歲月次第補葺但見坊表流丹石  
磴璘珣者櫺星門也雕欄穹砌瀟照晴澗者蛾眉池



也至若禮門義路數仞宮牆翻然百堵如削而暉翟  
增美於焉祭蔡鼓篋非復前日之鄙僊樸略矣壬子  
武闈癸丑南宮槩順郡之譽髦獲雋者僅二人而皆  
出自吾邑可不謂地靈人傑之明驗歟不特是也唐  
俗素稱愿謹或不免跡弛芟駕之輩近皆恪守懿桀  
之中敦敏修來之業士風爲之丕變嗣是應賓王之  
典選書升之彥定當讓我唐士怒馬獨先鶴唳空羣  
也而余更有進焉育德羞者以昭同風果能入而切  
仰止覩其衣裳彝器其慕善也如登其範圍大道也

如固園浣厥心與頽泚比潔置乃躬與聖域並峻將  
見農慤賈侗老恬少嬉襍穢盡成衿佩對對融於樽  
俎喬皇哉其陶唐氏之遺與兩人締構之勲劬庶幾  
藉手以告成功多士勉乎哉

大清康熙十有三年歲次甲寅桂秋上浣穀旦

趙公林碑記

癸卯科楊溶邑人  
選貢士

環唐皆沙獨城東一面差堪耕種耳其餘白沙瀰漫  
約八九里無禾稼故邑民多無業而貧苦特甚康熙  
初潮城孫公來爲是邑始言於上除免沙壓錢糧  
八十四頃有餘民困少蘇然其無業如故也七十年  
來賢父母不知凡幾率皆咨嗟浩嘆終莫知其計之  
出而爲之所雍正六年汶水趙公至巡視閭閻求  
民之莫謂附郭良田廢爲不毛民何以生時邑多故  
公蓋心籌之未及爲也旣而興廢起弊謀教謀養

百務粗舉乃詳請上臺極言種樹之利巡農舒公  
首是公議卽爲具題奉 聖旨許令附近居民栽

種樹木並各省所有廢地亦許如唐山例 公乃出

示曉諭令民量占率其屬日行風沙中籍其坐落畝  
數督民栽種獎勤警惰禁其樵採亦謂行之三年而  
材木不可勝用積諸此矣時雍正九年春也至明年  
五月而 公以他事解組去民不忘 公之甚撫榆

柳直甘棠惜之栽之愈衆滋培彌勤今環視四郊青

葱滿目 公之志於是乎成矣其在春夏之交桃雨

柳煙相映如繪而鶯歌蟬吟又縹緲於雲樹迷離間  
牧豎由由桑者閒閒則武陵桃源不必遠在天外也  
而自秋徂冬取其材落其實丁然聲滿林皋而邑之  
中靄靄馥馥數百家煙火相望大不似昔日之塵沙  
障天竈寒灰冷也况由此而材木成果實出俯仰之  
需可半取諸此是無用之廢地轉爲資生之美產也  
則栽種一事 公之惠吾民豈少少小補已哉全恐  
其久而湮也謀諸同志布告鄉鄰立碑紀實使後之  
人食其德而知所由來亦使後之人治茲土者觀

公之勤繼公公之政踵事增高則吾民之蒙休益永  
永無替矣 公諱杲字海曙山左汶上人蒞唐五載  
大政滋多余既別爲始末紀述附諸邑乘茲故不復  
贅云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閏九月穀旦闔邑士民公立

增修文廟碑記

在櫺星門外  
忠義祠前

教  
諭

鈔

記曰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文廟之制所由昉也嗣是以降郡縣制遵京師莫不有學卽莫不立廟然非其人則鮮能日新而不敝其人維何主之者守令司之者教官也守令兼司而權重教官分司而責專非守令則不能修非教官則無以守廟之興廢職由乎此唐山叢爾邑文廟頽廢久矣幸遇賢邑侯新之經始者山東趙公興功者江南趙公也殿廡祠亭堂齋庖庫以次修整簡樸堅固厥制適中但大綱旣

張全禮未密殿臺圯頽泮池破漏星門傾側外泮塞  
淤且忠義祠建於櫺星門之內背向南向體統殊有  
未協自鈇莅任以來邑侯顧公慨然有補缺增美之  
志乾隆二十年砌築泮池鑿井引水植荷養魚二十  
一年修櫺星門二十二年移忠義祠於東壁而於西  
壁建進修齋二楹以配之二十六年重修月臺二十  
七年顧公致仕鈕公署任亦捐銀以修殿臺及宮公  
到任又議捐銀挑濬外泮鈴亦補葺牆垣芟除草穢  
前後植柏槐七十餘株於是規模整齊內外潔淨佳



樹充庭活水盈沼游魚耀彩荷芰飄香而廟制然後  
全備要之非二趙公肇其端顧鈕二公增其美宮公  
收其成亦何以致哉鈐及同寅刁公陳公李公等屢  
年來非經理微勞而職卑力薄不敢居其功也諸生  
樂觀厥成僉請刊石以誌五公之績爰順衆情而爲  
記前趙公汶上縣人諱杲後趙公宛陵人諱必詵顧  
公貴州清平縣人甲辰科舉人諱廷璠鈕公江蘇元  
和縣人副榜諱翰成宮公鑲黃旗滿洲人辛酉科舉  
人諱德其餘紳衿商民捐銀助修者並勒碑陰以垂

不朽

崇乾隆二十八年九月浣日之吉

重修唐山縣學記

順德府  
知府

陳

法

撰文

凡治莫不敝於俗而變俗存乎其人因循而不知變  
與以不變爲順俗而干譽者皆怠於治而廢其職者  
也噫宜其敝也雍正八年予守順德諸邑中惟廣宗  
與唐山最爲瘠薄其士皆謹節而尙義其民皆愿慤  
而畏犯法所謂瘠土之民非耶乃廣宗則通邑無一  
淫祠而唐山則浮屠老子之宮遍村舍男女朔望奔  
走膜拜歲時祭賽無虛月焉非其性然也邑西北隅  
有宣務山每歲夏初四方之人雲集謁禱風遂濡染

一邑靡然愚民捐貲崇殿閣飾金碧演劇張供窮日夜相徵逐由是逋賦多至二萬金民日益窮淫祠日益增而聖人之宮鞠爲茂草矣汶上趙君杲爲邑令察知其由一切禁止又時循行閭里聚耆艾反覆譬曉民俗漸移二年而逋賦清因捐已貲伐公材倡率邑人興修學宮未竣以事去官今宛陵趙君必詵實繼其後凡所以導民維俗者一如前趙君之爲民安其教政行事時不忍前工之未究也謀於邑之人士出俸錢爲倡咸願伙助費千餘金鳩工庀材趨赴恐

後事因以集夫以唐民之迷惑沒溺於浮屠氏之說  
之人慮其驟更之難乃二君者或倡於前或和於後  
至出其私錢以爲吾之所欲爲而無所吝惜抑獨何  
哉夫吾聖人之教服田力穡事親敬長如布帛菽粟  
不可一日而離浮屠氏之說一切反之而民或棄此  
而從彼者惑於禍福果報之妄耳然倒廩傾箠以自  
邀福悔罪於牛鬼蛇神之前而其究也如係風捕影  
無纖毫之益而所損已多雖至愚之人亦必疑以爲  
誕奪其所恃決其所疑導之以其所固有而曉之以

其所必無則民之從之也不待終日矣二君之於唐民是也然則謂俗之必不可變豈理也哉唐之學重修於國初歲久傾圮殆盡前趙君於雍正十年建兩廡戟門明倫堂若干楹又三年今趙君乃廓崇聖祠增其舊制新建大成殿及敬一亭繚以周垣宏敞深邃整齊完善廟貌之嚴肅甲一郡矣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天子新卽位崇儒術宏教化甄別二氏之徒毋俾蔓延而趙君於此時崇飾學宮宣口口意示民標準視前趙君之所爲更

爲動合機宜可謂能舉其職矣予守郡時見其經始  
今奉□□適及其考成因趙君之請故樂書之以爲  
有位者勸郡縣之吏嘗數更而良有司不長有士爲  
民首故野有君子而鄙俗化南豐之言曰使一人之  
行修移之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鄉鄰親族則一縣  
之風俗成人出矣然則登聖人堂服聖人之教觀  
感興起誦說循習於以風曉齊民堅其趨向正俗維  
風使無忘賢令長之德意亦士君子之責也夫此余  
於唐之人士亦不能無厚望焉





修聖壽寺碑

曹敏

地名南婁曰古刹石佛寺沓肇於梁天監八年戊子  
正殿成先是元魏世宗遣侍臣趙邕遍擇天下名山  
大川凡可以建梵宇沓有司以聞唐山南婁鄉舊有  
石佛金身十丈古松如龍蟠沓數對斷碑夜立如峰  
橋不沒水古婁日墜影見夜月郵亭影印佛前舊殿  
鈴鐸煨燼子夜鏗金戛玉可聽且河水繞寺如帶以  
此建造未幾而兵燹相繼此寺實魏世宗永平二年  
劫也迨周太祖北歸故鄉適初度辰過此改爲聖壽

寺然盛景入目徘徊久之復榜八景之名其一佛光  
互天其二松蟠龍鬪其三仆碑雲峰其四水泛橋峻  
其五南樓晚照其六郵亭朝佛其七風送鈴聲其八  
河水如帶志欲重修卽位未久不果迨大元致和元  
年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戎於帝師鄉人好善者  
承風重建迺能因舊成新凡殿宇八景燦然可觀元  
大學士王磐過南婁題詩云八景崢嶸鍾盛概四圍  
秀麗自雄英府誌炳然足徵賜進士第南婁人臨溪  
曹敏撰文鄉進士南婁人環溪武臣篆額

增修城隍廟碑記

海甯州 吳熾昌  
生員

蓋聞聰明正直允宜廟貌千秋巍煥堂皇用報英靈  
下代極神功之不測永庇夫赤子蒼生發雲構於自  
然恆奠平朱門丹陛是應勒翠珉而不敝標青鎖以  
長新者也維我唐邑 顯佑伯城隍尊神功超八蜡  
之先德洽萬民之望樹神槐以障岸砥定全河統羅  
旌以護我又安四境凡隸併幪之下咸歸怙旨之中  
走以紫蓋青旂二三月丁男怵舞黃童白叟十五社  
甲帳恭迎既有崇報之誠豈無輸將之助茲因丹青

歲久霜露年侵棟幹庸庀來廂彫剝遂致皇古之宮  
將圯姬王之寢其隕高臺岌以臨危繚 犖而不直  
苔侵玉座雨壞寶衣仰瞻則頓失莊嚴觸境而徒增  
忉怛時值關中徐明府來權斯邑慨然曰余職司守  
土愆然於心爰出俸金以倡善信但既修須到獨力  
難支而有善同歸衆擎易舉迺命諸董事募之閭里  
以廣檀施俾得鳩工庀材凝土度木經始於辛丑五  
月廿六日功竣於八月念五日丹心丙照黎首子來  
干手同興九旬告歲於是璇題映日展鳳翹以呈輝

翠瓦排雲化龍鱗而飛動冕旒肅穆寶光騰大象之  
輝儀衛森羅霞彩煥侍從之體豈僅炷香得鼎舞彩  
有臺而已哉爾紳民廣種福田直獲豐亨之報修明  
心地永享安謐之庥矣是爲記

邑人拔貢賈天球書  
丹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穀旦



重修唐山縣學宮碑記

唐山縣學宮自康熙年間重修後越百餘載未經葺治余自道光戊申十一月履任此邦甫下車釋菜

先師敬贍宮殿及東西兩廡歷歲既久漸就傾頽卽思偕邑人士庀材鳩工爲垂遠計適當歲歉未遑興役幸連年豐稔四境安恬博士弟子彬彬嚮學因商

及建常  
劉恪庵

二廣文共舉董事互謀勸輸購值木石擇期

經始修建大成殿及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敬一

亭明倫堂余卽於癸丑正月筵請城鄉紳士及在學

諸生僉議工鉅費繁估需兩千餘金方足以資藏事  
余先與二廣文少尉城守營汎倡捐嗣復筵請舖商  
並城鄉紳董募捐若干以及在學諸生允議按地出  
貲亦各願樂從會計出納遴學中端人司之擇吉三  
年仲春八日動工越三月之久 大成殿告竣卽欲  
繼修西廡而是年八月大雨不止七月間風雨連綿  
四境田禾被淹兼之八月杪逆匪由臨洺關北竄任  
縣隆平柏鄉相繼失守而唐邑與三縣毗連各村士  
民驚惶失措因而停工茲不得不先將捐數姓名及



城鄉紳董各商人等伐石勒名其餘各工俟逆氛平  
靖年歲豐登再行補修以待將來當事行見廟貌煇  
煌數仞仰宮牆之峻更■藝林蒼蔚多士追棫樸之  
隆邑人士應快事經營惟樂成效敬書數語於前只  
爲一心未盡祇列捐輸於後須知萬目皆明此敘文  
林郎知唐山縣事加十級紀錄十次東魯周鳴鳳撰  
文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候補復設教諭邑人賈天  
球書丹

大清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季冬月上浣吉日



重修城隍廟碑記

廣邑城隍廟自道光辛丑重修十有餘載以來宛然  
一新也及咸豐癸丑七八月之間霖雨異常廟之四  
面俱水深數尺甚至自廟前以至縣署幾可行舟者  
兩月餘浸灌日久民房倒塌無數無何而曹廡將圯  
矣戲房其頽矣繚 隼而不直高臺次而無華矣因  
是年秋禾被淹兼以逆匪之亂未卽興工越歲幸歲  
豐稔賊氛平靖廟祝遂邀衆社首公議計修約得八  
十金前所存之三十餘金用之計工則不敷復勸募

城紳商隨心捐輸綜計三千餘金自六月初旬經  
至九月既望落成歷日有餘日之久而庀材鳩工  
計出納惟邵君廷傑盧君煥之力居多工竣屬余  
文以記之余伏思 城隍之神爲一邑司命非特  
黔之綏輯年穀之順成實嘉賴之卽捍大災禦大  
患咸憑其幽贊也於焉伯以爵之顯佑以號之其名  
重其職甚尊故其靈應爲甚著其在前崇禎年間  
猖獗距唐邑僅三四千里危在旦夕因請命於  
三卜三吉 城之人乃轉憂爲喜變危爲安前人

一 德之記已較然矣迨 國朝咸豐三年八月杪長

髮賊自臨洛關北竄由任縣而北以侵唐邑之南鄙

如景福南旺

甫入境卽東奔而至於隆平次日由隆

店牛洋等村

平而西復入於唐邑之東鄉

如東河富莊  
瀟莊等村

離城二三

許旋渡河而北竄於柏鄉所過城池多被蹂躪而

唐邑與三縣毗連且當南北孔道之衝特免於兵燹

者亦賴神默佑之力也且禱雨則甘霖降祝水則懷

平神之靈應丕著儻祠宇傾頽豈安厥靈乎茲

則旨將東西兩廡易圯以新餘亦暨茨丹雘次第修

理且於兩廡之壁增繪十八重地獄形像足見冥冥之中彰瘡不爽使人一觸目則毛豎汗栗而興爲善去惡之心將所正人心而端風化者胥視此也豈特牆垣就理樓臺重新而已哉從此廟貌輝煌常昭輪奐之美益見威靈赫濯永保安謚之庥附城幸甚一邑幸甚謹將捐輸姓名與出納多寡伐石勒碑非唯衆善畢著亦使萬目皆明也是爲記

大清咸豐五年歲次己卯嘉平月上浣之吉

唐山縣城隍廟碑記

予御宇川岳懷柔萬神受職祀典所載赫濯聲靈在  
往地方不靖顯示扞衛轉危爲安作一方之保障十  
餘年來見於章奏者數矣曲學小儒輒疑爲神道設  
教夫維持浩劫克贊中興藉非靈貺畢臻下民之顛  
連胡底哉若郡邑之有城隍廟尤與守令爲表裏犧  
牲玉帛之儀文事之以禮水旱盜賊之禳禱將之以  
誠鑒觀不爽未有不相助爲理者焄蒿愴愴古人所  
以事神如在也唐山縣城隍神之靈應由來久矣

咸豐癸丑粵匪過邑境神爲白髮老人引賊往東而走離境既遠倏忽不見賊相顧惕息不敢再過同治丁卯秋七月余攝邑篆區區愚戇之忱與神相質求雨求暘求雪響應者凡七次民慶豐年間閭樂業是年梟匪屢竄邊界未嘗焚掠戊辰正月五日捻匪二萬餘由任縣往隆平已入邑之北牛村居民盡遁一叟扶杖前迎賊詢係何邑叟曰此唐邑之南鄙也地瘠民窮令汝人馬俱困賊怒執之頓失所在愕然而返神之格思亦孔之昭與癸丑相得益彰矣今夫人



事宜修不當徒委之渺茫也神功丕著不可遽聽其  
湮沒也余奉上官檄培城浚池整飭團練昕夕不敢  
緩第幅隕太狹無險可守與鄰邑犬牙相錯寇騎往  
來所必經念自軍興後將及一載北爲柏鄉爲甯晉  
南爲任縣爲南和數百餘里間被災甚酷唐山叢篠  
一區較爲完善令復何能豈不仰賴明神哉 神在  
洪武間勅封顯佑伯余牒其事於大府將 奏請  
加封敬以播告四境敦爾孝弟力爾農桑修爾戈矛  
固爾寨障時事孔棘衆志成城則 神之穀我士女

未有艾也語有之經正民興尚其勛哉

同治二年歲次癸丑閏六月中浣吉立

增重修城隍廟記

邑拔貢 賈天球

竊以聰明正直而爲神是以靈也夫何神不靈唯城隍陰府默司乎陽世尤與守令相表裏其靈爲最顯故其神爲甚尊唐山城隍前明洪武年間封 顯佑伯我 朝同治七年 加封昭應其 神之靈固信而有徵矣惟 神之威靈丕著宜廟之輪奐常新而歲久裝殘棟宇漸蝕無以妥厥靈爲可慨也癸酉春三月廟祝屢請在城紳耆董其事籌其經費倡此義舉非好事也神所憑依不忍坐視其廢壞耳伏查此

廟自明成化二十二年知縣孔公改建於茲載在碑  
記者前人之重修數矣論土木之工未有若今茲之  
大者惟是董事諸人齊心戮力不辭勞不侈費詳爲  
籌畫務臻妥善因工費繁鉅獨力難成遂徧募四境  
以廣檀施用是鳩工庀材極力興工計唯正殿較爲  
完善可以小補外內由寢宮碑樓兩廊以迄三皇廣  
生二殿外由照壁正門便門以迄三官土地二祠併  
廟前戲樓周圍垣牆易故以新咸備以固黝堊丹漆  
彩色爛然最可觀者大門內新建碑亭一座中立如

封碑碣高具臺階崇其石璇題映日翠瓦排雲重  
簷畫棟鳥革翬飛尤足以壯廟貌而煥龍光且買廟  
東空地蓋道房五間所有磚瓦木石等料暨瓦木石  
畫等工併購服飾器用等件綜計三千七百餘金自  
初夏經始至季冬停工俟明春續修告竣而四鄉出  
貲與城關之人出貲而兼出力莫不踴躍爭先雖曰  
人事謂非神之靈默佑以成之哉今將捐貲姓名  
增修顛末刻誌於石用圖不朽至於神之靈應人之  
感戴上官之奏疏皇朝之徽號加封碑載之備矣

茲不復敘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冬十二月上浣吉日立

重修永勝寺碑文

邑廩生 武臨川

蓋聞香煙衆勝固由神聖之威靈而廟宇輝煌端賴  
人工之補助西夏永勝寺肇基於大唐天寶年間迄  
於今千有餘歲矣其間之拾遺補闕者雖不乏人而  
代遠年湮究不免於垣傾瓦裂七寶蓮臺半摧風雨  
三乘佛殿將長莓苔天雖欲遂韓文公之心人誰忍  
效周世宗之毀哉是以 等目睹心傷願切鳩工一  
鄉意合心同不勝雀躍於是變賣樹木募化布施撥  
夫願工爭先恐後不數日而大雄佛殿與韋陀觀音

一座巍乎可觀煥然可睹矣秉昏衢之巨燭覺路固  
自可開乘苦海之慈航迷津又何難渡乎而惜也普  
提本無樹也明鏡亦非臺也地獄天堂端在爲善爲  
惡超升陸死不外餘慶餘殃蓋廟宇塑金身不過敬  
佛之貌而已夫豈敬佛之心哉如欲敬佛之心亦惟  
求之於己卽心卽佛不染一私有如爐中點雪同歸  
萬善不異鉢裏生蓮整日月之慈燈幽途咸識震雷  
霆之法鼓聾俗共知則問禪不似前三語願影居然  
丈六身矣謂之敬佛也可謂之成佛也亦可予故樂



花翎在任候補知府特授順德府唐山縣葉公  
印溶光捐建高等官小學堂 至聖殿碑記

光緒三十年冬唐山縣教諭兼校長崔文誥撰  
古者釋奠釋菜之禮皆行之於學校自隋唐後學校  
廢矣始立廟而祭之非釋奠釋菜之本意也夫孔子  
者師表萬世爲文人學士之宗必位聖人於學舍始  
與古學校之實適相符焉方今我

聖朝普建學堂卽古學校之遺制也唐邑舊有堯山書院  
爲邑侯 葉公梨軒氏前任所建去歲復蒞茲土改

爲高等官小學堂講室齋所規模大備獨聖殿闕如  
葉公復慨然捐廉購置地基鳩工庀材創建一聖

殿兩楹位 聖人而祀之列復聖述聖宗聖亞聖及

十二哲諸賢爲配俾服習學堂諸生朝夕供奉而存

步趨景仰之思庶足以端士習而維風化焉夫 葉

公籌辦學堂化衙署陋規作爲常年經費固已公而

忘私矣茲復捐建 聖殿舉行學校之曠典維持宗

教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良非淺鮮爰泐貞珉以垂永

久而 公之一片冰心滿腔浩氣亦遂相與終古云

誌之以告天下後世之信佛者



唐山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下

藏書檄

詩

賦

命名考

堯山辨

四書抄註

四書集說

四書兒言集說

以上徐養元著

唐李翱全集

徐養元刊行以上板俱藏本家

孫志曰長善先生博學深思日晤對聖賢而窺見堂奧者也吾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所謂信得真說得出執得定胸中道理渾全故能陶鑄百家異同作一件物事集說云者卽子輿氏之所謂大成也濂洛而後得其傳者爲虛齋次崖閱數百年則善長一人而已若近之推子常麟士

猶燭  
火耳

蘇材文集

秋牡丹詩

春海棠詩

以上趙漁著板藏本家

孫志曰問源天姿道上故其爲古文詞時露橫  
槩搗鼓不受繼羈情態卽博如用修秀推元美  
但落牙後視之總塵飯土

羹也才人之伎倆如此  
五方元音 樊騰鳳著

詩

孫志曰詩也者發自性情叶於聲韻三代以上

戰戰渾噩是以登歌廊廟有穆如清風之烈  
而離騷樂府則詩之變也唐人以之制科故  
律獨工然不無初盛晚之辯然後知雕龍繡  
不若璞玉韞金也茲詩之選大抵懷古賦物有  
闕名教若巫峽高春江花夜月詞雖佳弗錄吾  
不敢因鄭衛之未刪而汙我汗簡也

回波樂

唐李景伯  
邑人進士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燕既過三爵誼譁  
竊恐非儀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

唐劉長卿 邑人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印  
買田楚山下妻子心跡鑿群動心有營孤雲意無  
因收溪上釣遂接林間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  
陸生番陽令獨步建寧作早臨休此官隨君永  
村居晏起

唐于瀆 邑人進士

村舍少閒事日高猶閉關起來花滿地戴勝鳴  
居安卽永業何者爲深山朱門與蓬戶六十  
題

遊宜霧山隆勝寺



名山斜抱郭古刹半凌雲越俗禪心寂譚空宦死分  
簷樞飛鳥避鐘落遠僧聞爲戀峰巒好西林日已曛  
鄭寅丈邀遊宣霧山載酒同聲堂觀石洞

明商裔祥鍾祥人任縣知縣

携手陟穹巔香城彼岸懸霧蒸小有洞人到羅天  
響蒼驚狂象聲同徹上元應知星聚處不羨武陵船

### 登堯山

明王希孟獲嘉人本邑知縣

信步出東郊登高思寂寥洞雲深遠樹薄霧靄層霄  
今古人何在豪華氣自消斷碑斜日下披讀憶前朝

堯山隱見

明馬

健邑人知州

大造鍾神秀，名山有聖朝。  
冲霄驚遠望，平地拔清標。  
邱垤依依近，雲天蠢蠢遙。  
穹碑昭帝力，披讀憶唐堯。

泝水浮沉

前人

源發行山麓，堯峰借勝遊。  
斯干唐堯宅，雄鎮栢人邱。  
脉脉幽泉遠，湯湯巨津流。  
幾番川上歎，野渡有橫舟。

干言餞跡

前人

賢女子歸後，思親興轉深。  
干言歌餞意，涕禰夢關心。  
啼鳥飛還往，岩花古又今。  
幽貞成往事，感慨幾登臨。

孔岡遺文

詩八

孔轍周流日堯山有路隨行塵清化雨馬足步春鷹  
通化侔堪輿存神卽化工往來山下石文采尚慈靈  
聖井彪陵

山頂靈泉透神功未易量穿渠成石溜分潤沃菁菁  
瀑布如飛練溪流似奏簧堪憐陳迹在誰復肆汪洋

泝水河

以下四首

明陳登雲

邑人御史

川平山勢拱邑帶大河迴故壘餘沙積荒城傍水隈  
草萋韓將陣烟鎖趙王臺異代才難借誰堪拊髀哀

帝堯廟

翹首想堯天遐哉未易攀  
巉巖開棟宇禋祀重荒山  
市遠塵囂絕林幽僧鳥閒  
艱危惟此日慚愧贅臺端

夫子岡

入祠瞻拜肅問故亦奇哉  
行道過三晉憂時此一來  
轍迷津渡處雲散暴書臺  
濟濟皆宗孔誰爲除草萊

郭園

豈碑留道左烟柳黯消魂  
野鳥空啼樹潛龍已化龍

嗟世變姓字爲誰存  
往事堪增慨回頭日漸昏

張耳臺

明王都邑八

功就誅陳後屯兵勗止齊甲  
整明日月旌幟拂雲霓  
能警燕邦氣還將漢祚視  
幽人懷往事翹首幾空臺

泚水河

明王聘賢  
臨安人太  
縣教諭

益定壇前將名成水上軍  
河流趨半渡井口應言分  
赤幟消齊氣青山絕漢勲  
不須歎高鳥栢壘一浮雲

郭園村

明劉應科  
洪洞人太  
府知府

感慨前朝事驅車欲斷魂  
昔聞周太祖今見郭園村  
野水豪華逝殘碑姓字存  
遙憐柴氏里烟雨隔黃昏

重過唐山縣懷古漫成

明 傅振商  
汝南人御

霜色淒清樹影孤  
夕陽黯澹鳥聲呼  
迫人俠客疑今古  
化麴石山更有無  
泚水似悲交道變  
堯祠猶就世雲圖  
倚風吟嘯千秋事  
蒼狗浮雲寄倚梧

堯山飲餞

堯山突兀青天外  
帝宇嵯峨翠靄中  
觀省每過慚岳牧  
訥謨深自愧夔龍  
凭欄忽下千峰雨  
落木俄驚萬壑風  
海內風塵渾不定  
天涯杯酒對飛鴻

詠神槐

明 王 密  
邑人御史

曾聞王氏植三槐誰向泚流岸上栽  
區地清莖翠葉著冲霄挺幹跨凡材  
風生葉底龍翻甲月印沙頭桂脫胎  
更喜來年花發蚤忙催舉子上瑤臺

樂善寺題壁

前人

匹馬輕風柳陌長堯山孔廟雨芬芳  
泚流萬古垂恩澤秦岳千年拜耿光  
草木近看呈秀色風雲匝地寄奇香  
林泉此日真堪友不復周情到廟廊

同李大尹登宣霧山戲題寺壁

明

陳九功

南昌人本府通判

隱隱琳宮嵌石邱唐堯曾此建諸侯浮屠不是當年  
事洞壑應從太古留山吐慶雲開異彩洞餘仙韭益  
長秋吾儕肯念遺黎在首向慈悲佛力求

六月閱兵行縣登堯山

觀兵纔罷鼓聲殘避暑幽岩夏月寒翠壁法華苔蘚  
合千年色相霧烟攢楊雄載酒能元論貞觀遺碑瀆  
細看醉拂薰風攀石磴堯峰一望眼中寬

時以災省登堯山有感

明商裔祥

層巒環繡敞堯墟振腕同攀感慨餘問俗未經赤地



探竒先傲素題居曾聞佐擊來分土豈爲登山  
警余一御六龍今不返協和空自望彤車

謁堯廟

時同鄭寅丈讀貞觀碑有稽古大唐  
因知李唐於此推尊陶唐益證堯

前人

霓棟雲楹北望垂邑侯遷此祝伊耆一堂虞夏仍  
濟百里山河幾奕棋仰止但知君德大登臨偏愛  
圖竒貞觀故紹前徽齋稽古分明後勒碑

與茹令登堯山遇雪

明

趙孔昭

那臺人  
部左侍郎

堯山忽變六花堆賢令相邀騁望來稽首帝祠森

砌巡簷梵宇索春梅塵清萬國明王瑞麥潤三農樂  
歲開老我非才寡郢調好歌天保答涓埃

次前韻

明 茹巨鰲 涇縣人本縣知縣

山城百里雪花堆元輔南征櫛益來玉殿有光瞻帝  
德瓊枝無語破巖梅瑞含翠栢參天秀春雷彤雲映  
日開萬斛明珠收一覽誓將持此報涓埃

響堂

明 祁司貞 山陰人本縣知縣

勝地仙都儼逼真一時清興俱南陳千年金像昭靈

靈萬古蒼生仰至仁雲物遠移山影動風光幾換化

漢朔登臨似仙公  
倚樂不用東山齒  
却步

秋日同唐山劉寅丈泛舟滄陽達泚水漫處四  
首因登宜霧山遂借書同聲堂之石壁

其一

明易宗周

桂林人南  
和縣知縣

停車得上柳邊船  
短棹催移不費牽  
南北浪傳三十  
里海桑知是幾千年  
浴鳧飛鷺堪成畫  
美芡嘉魚亦  
當田望望中洲  
天咫尺恍疑蓬島隔  
荒烟

其二

五湖湖上有人家  
蝦菜應憐范蠡  
艇地窄自緣秋水

湖天寬不受野雲遮漁人網集船成隊買客坵歸浪  
作花車馬緇塵渾不到未應洗耳向人誇

其三

湖中景致更如何日暮風生興轉多野水秋連天共  
色落霞晚映海同波澄淆不盡汪汪量感慨翻思  
踏歌多謝玉人能愛客東湖興味亦東坡

其四

入東湖思爽然南方景致北方天水光蕩漾長

影差夕照邊酒灑殘荷魚亦醉餽分小

應便主賓不盡清遊興落日催駒懶下船

五色芝

明馬健

誰種靈根分外奇兩儀秀毓出神芝清芬醲郁香方  
遠正色明瑩碧且肥符瑞已開黃道兆光輝不受白  
藏欺天機泄漏堯山下應知梧桐大雅詩

省灾行唐山

引商齋祥

奉使奉帷一省灾甫田入望盡堪哀如何封擁時  
帝猶說寒水五月摧

其二

帝業浮雲一掣中只疑呵護有神功年來未見時  
雨古昔猶傳繳大風

其三

霽雨纔休又火雲爭憂星霽與羊羶可憐蠲賑書  
上不到三分與二分

遊宣霧山

宋

孫

絢

宛丘人  
縣知縣

平章訪道藹前微昏墊爲憂望九圖特立峰巒  
力古今仰止鎮巍巍

唐山公署

琪樹西風汗漫遊  
高雲層榭坐清秋  
江皋苦憶鱸魚美  
落日山城正倚樓

漢署爐香千里隔  
百泉雲霧望中開  
十年奔走風塵地  
泝水堯山首重回

登宣霧山

路入雙林景便幽  
風含半嶺似深秋  
山僧茗出龍池味  
掃盡枯腸碧玉甌

泝水浮沈

泝水西來晝夜流  
清波一派自悠悠  
行人若問當年

事漢將成功第一流

堯山

明貢

珊 宣城人本  
縣知縣

峰巒兀兀插青冥富麗今鍾大塊靈仰止如天生意  
好層巖蔓草歲青青

香泉潤稻

明馬健

勺泉流衍派長菰蒲深處水雲鄉荷香十里歸來  
晚野烏翻聲唳稻梁

曲洞飛雲

白雲深處洞門開光射山頭玉作胎待得飛龍雷電



卷之二十三

道以爲樂

王都邑人

窮長是到禪關問說誰能入涅槃可笑一身無  
起誑人猶道上西天

合咏堯山孔岡

清孫

纘

朝城人  
縣知縣

大哉孔子大哉堯岡秀峯奇擬類招峯讓岡頭五  
濶岡輪峯頂九重超

孔岡覓五色文石

一家俎豆千年芳此地平分闕里堂莫謂停驂無

據曝書臺上石琳瑯

花朝過干言遇雨

纔到花朝草色青郊原攬轡覓行亭當年閨怨無  
緒弱柳含愁細雨零

弔張耳臺

一日曾臺扶社稷千年土壘歸荒蕪但餘古木挺  
幹氣槩昂然一丈夫

賦

凌雲

有越客號無心子者負笈遠遊至唐山釋擔齋  
刺踵飄然先生門再拜而白曰僕足跡遍海內  
而斯邑之風爲醕培塿下聞先生聲舊矣其屑  
一吐山川文物之盛否乎先生拱肅而言曰何  
足道哉雖然不敢不對唐分星昴宿野在冀州  
春秋晉地戰國趙陬魏改柏人唐入內邱漳流  
洸洸將綠其東大行雺雺送青其西泝水潭潭  
涵碧於南唐峰嶺結翠於北其土則赭堊白

坳黃白丹青其石則瓊簪瓊珣瓊瑋瓊瓊孔罔等處

石文五采不一其山若止若奔欲興欲仆茅欲拔而連

茹志縣北有茅山牛方眠而未寤志縣北有臥牛山本傳陶侃牛眠事故

有從龍而出雲志堯山有石洞出雲易雲從龍隱豹而宣霧志縣

北有宣霧山烈女傳陶谷子隱豹事其水則乍隱乍見或高或下

將數里而長流復三蹙而不瀉地志泚水出於極山隱見三蹙

故有方逢橋而遇僧志老僧橋河東流入漳源發堯山將朝宗

而見馬志馬河在縣西昔見馬行成河無心子曰美哉山川土

石之佳也夫亦有所產乎先生曰香秔甘黍稷

穗纍纍兮赤豆黃粱蕎花冉冉兮

詩蕎花冉冉蜜脾香

五

穀其芃芃兮天桃脆李玳瑁榴殼兮

莊玳瑁榴殼

消

梨火棗龍珠柿兮

古詞龍盤二寸紅珠

百果其顆顆兮八

駿九逸

拾遺記八駿西京雜記九逸

韓獺狎兮

格物志走韓獺詩夜狎太

相翰音舒雁

易翰音雞格物論舒雁鵝

藟栗潔兮

記郊牛六畜

其蕃蕃兮若夫飛鳥則慈烏猛鷹拙鳩巧鶯走

獸則狡兔斑狸疑狐技躡遊鱗則脂鱧鯉鮎錦

鯉文魴乃若喬木則章臺之柳金井梧也虛星

之槐取火榆也崔君之松萊公柏也夫草則藜

庭之莫商嶺芝也

縣有芝  
下食

水國之蘆楚江萍也

鴉翎之藍猩血茜也良藥則生血滋陰地黃苗

也卻老延年枸杞子也調氣和中瓜萸根也清

鬱開煩旋覆花也無心子曰庶矣又何加焉先

生曰左祀雲長義氣堂堂海粟奇文托石琳瑯

海粟

元翰林

馮子振字

右有老聃仙書石函元牝精妙至

人是參

老元化  
之門

前有龍神施雨行雲甘澍時疇

濟我生民後有元武披髮踞股蹲龜舞蛇雄鎮

斯土上有扁鵲

廟在宣  
秀山

神鍼法灼視色見癘

視

癸亥公封聖言民知四象下海龍宅

震赫赫衛翊

皇朝封顯祐伯寺宇則興福興隆梵宇飛龍崇善道

善招提閃電聖朝聖壽蓮臺淨秀白佛石佛

若馥郁城池則數仞天險百雉雲屯危梯傑棟

來遠迎恩洪鐘靈鼓啓晨警昏輝煌扁額廣路

通門無心子曰城池祠宇亦有國之常也而豈

無所異乎先生曰有元珠兮在彼高巖志堯山

聖井有

寶珠 豈胡綽之靈兮異聞錄綽採藥於華 流爲

陽洞見龍頷有珠

源泉飛雪之濺空兮白虹倒懸有神槐兮泚水

之涯

志泚水東崖有槐生堤上賴以不潰

狂瀾之欲倒兮砥柱弗

移豈不理之南柯兮抑未化之鉏麴有瑞麥兮

產山之陽匪兩音之秀兮與九穗之香惟磊磊

之可食兮凶年無傷有嘉禾兮岳氏之田一莖

兩穗兮滂若雲烟和氣之致祥兮爲大有年無

心子曰僕之所謂異者果在是乎公獨不聞楚

書惟寶善人而春秋不書祥瑞者歟先生曰行

行避劉符御之驄望望攀張太僕之駕路雄對



唐廟而鴻臚馬賢向泚陽而鯤化子慧君德早

題春榜之名介夫體元暫應秋闈之駕

體元老學偉器

爲北方儒宗非區區第秋闈之士

向榮準繩規矩當居子羔之

科貫道標致風流不在謝安之下無心子曰夫  
地靈人傑固也然至德雅行或不止於是與先  
生曰李氏奇節金玉琤琤化石之心與烈日而  
爭耀崩城之淚向悲風而暗傾哭夫爲國俗之  
變教子成儒學之名太常點筆

天子褒旌張氏孤貞烈烈轟轟粉頸纏紗不解同心

之結芳心匪石肯寒初醮之盟惟九泉之可作  
雖一死而猶生於赫英魂明教匪輕劉準爲人  
孝於事親親沒悲痛倚廬三春反風止火禽獸  
爲馴誠精所至格於鬼神當此寵渥爲降絲綸  
關勝廉官極其孝養親沒三年苦魂蒼莽降水  
無涯墓廬弗上感應之道昭然不爽大理過廬  
式車歌賞無心子曰美矣善矣公博古有素狃  
近聞而陳迹不亦狹乎先生曰出宿于干飲餞  
于言衛女思親爰及此言惟淳風之旣遠恍遐

執之猶存無心子曰此一女子之事果足以  
丈夫懷古之情乎先生曰宋真作道祿愛民之  
文章沈括書聖美惠政於廳壽昌立永思之碑  
和思鐫德政之石故復禮追公正之踪司員步  
廉平之跡張元良其實鳴琴之賢王希孟庶幾  
製錦之容孔彥雍以有能而見誣和承方因介  
立而蒙謫貢珊著排權抑勢之聲張雲舉度地  
均田之策然則何如無心子曰此固一縣之令  
四方之人而百里之才也公以爲慊乎先生曰

李惟簡提刑河陝康濟斯民竒謀異政爲世名

臣李思敬一戰而



心寒再戰而綠林膽喪

偉績竒勛爲時名將然則何如無心子勃然變

色曰此偏長之士也未足以竟偉畧也先生曰

張耳奉命將兵擊趙築臺申令六軍弗擾

臺在赤

村 泚水成功虎臣矯矯然則何如無心子曰

熟臥修武劉季印符而不知非真將軍也先生

曰唐業中衰神鼎將移逆墨內立中宗外啓嗣

真批對壁立不歆程嬰杵臼古入佳之

山黃但幾... 曰景伯官為諫議能

之事僕請益未嘗已先生曰景伯官為諫議能

進藥石之言懷遠進爵封公不治弊幪之屢孤

忠逆耳謾進回波之詞苦節終身尚乘欵段之

馬然則何如無心子曰二公在唐亦既表表固

非大人之事先生日周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

之功盪滌群鼠正位飛龍崇威對太祖言柴世宗以異

姓之親承大統之隆武備既舉文教亦崇蓋五

代之令主亦一世之英雄故千佛堂伊之故跡

而郭園村乃其舊居非大人與無心子曰世宗  
粗有三代之遺風而丁五季之亂世享國不永  
論者惜之先生曰炎正中徽王郎作難世祖誕  
命英武神美高塘隼獲雪消冰泮故繫馬臺其  
渙號之區而光泰剛其蔽斲之翰明明廟謨糾  
糾雄斷僭亂削平克復舊漢然則何如無心子  
曰光武中興之令主也或謂其不任三公事歸  
臺閣建武永平之政不能無愧于聖賢之道也  
先生笑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我思古人惟

吾夫子之楚之陳莫我知已誰以易之滔滔皆  
是登岡絃歌洋洋盈耳故虞伯生尋聖轡而成  
文馬體元仰孔岡而號已然則何如無心子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宜其垂旒被袞於無窮  
也所可恨者迺衰周之素王耳先生撫掌大笑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孔子猶不足爲與帝譽民  
崩子摯嗣立放勳封唐堯居是也今亦堯之築  
其身親爲而山峯之廟乃其後輯故况恭克讓  
猶有中古之遺風而茅茨土階自是陶唐之故

冒然則何如無心子正色提襟拱手趨席而謝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今而後僕不能問而公  
不得對也復瞠目而視曰以僕觀於公蓋道大  
而無所容學博而無所用行奇而無所適豈堯  
之化其諸巢父之流與許由之流與先生曰噫  
交人非難而知人之難知人非難而知心之難  
微吾子吾誠與歸出告父兄子再拜結友而別



唐山命名攷

鄭宗周

文水人本縣知縣

按帝王世紀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卅陵名曰放勳烏庭河勝或從母姓伊氏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及閔一統志皇輿考暨順德郡志諸書皆云栢人爲帝堯所封之都則陶唐之受封於唐山明甚何物誕謬妄以李唐高祖內禪法堯之說遂爲唐山縣以李唐得名如隆平志所云者夫卽其雌黃附會彼蓋謬執唐陵一碑爲口實耳迺今逃覽古碣如栢令鄭公碑云禹分野

十有二州冀爲唐帝之里則唐山之肇名陶唐固已  
較著卽進而求之堯山之巔有東魏武定三年彭樂  
碑亦載云惟斯巘嵒陶唐采封蓋巘嵒宣霧堯山本  
一而異名也夫武定之去武德尚一百七十餘載於  
時未有內禪也未有唐陵也而碑勒陶唐已自彰彰  
如是亦可誣之爲李唐耶卽不然以殘碑爲不足徵  
後世紀一統諸書又豈茫無遠識而可盡視之若土  
直耶總之學不稽古求於見聞測海窺天敢於非  
若隆志者真所謂不詳而作者也亦大可哂已

堯山辨

趙鶴經

晉邑之得稱唐山也與往昔之稱堯山則邑以山著  
山以堯名從來遠矣山營境地之中去隆平縣風馬  
牛也不謂隆邑作志妄借爲重識者已不啻羞之乃  
因而妄爲之說以曲蓋竊附之非則無良甚矣烏容  
以無置辯也彼謂堯都平陽此安得有堯夫堯豈生  
而平陽乎嘗試讀五帝本紀五帝之生之始封之建  
都是不一處而謂堯終身第株守丹陵已乎堯生與  
陵徙祁封國於陶改於唐及其爲帝乃都平陽經歷

幾遍四方史有明據彼則何見而云此無堯也不其  
誕耶夫旣亂吾舊典則必肆爲不經故謂李唐淵以  
內禪法堯號神堯皇帝時民以高祖爲堯遂呼山爲  
堯山嗚呼此不過據淵遠祖僑居彼地因葬焉至元  
宗開元十三年好事者追崇爲宣皇帝改塚爲陵曰  
唐陵樹之碑以此區區小迹遂謂吾堯山以李唐得  
名也又何謬也今欲辯堯山爲帝堯非李唐則不必  
他有援引唯以彼志之所存窮彼說之妄誕亦可以  
居然見矣彼固據唐陵一碑爲據者也碑固不云乎

其地也丹陵舊墟白水前隳之遺跡其前修禹堤

其遺業夫丹陵堯誕生地也古人以地稱人曰丹陵

舊墟明乎其爲堯無疑也禹貢大陸旣作卽大陸澤

故又以禹堤對堯臺則是唐陵一碑未始不命此山

爲帝堯意章如是抑匪獨此也隆平舊蹟不又有思

賢堂乎堂亦有碑撰自天寶五年亦稱冀州旣載

唐帝都云云由二碑觀之則是彼之收入藝文者旣

如此而其自爲說又如彼不相刺謬耶若之何其勿

深攷也是非好與之辯誠懼夫不稽古之士爲所眩

肩日鼎志 卷之三 三  
惑而吾唐之稱名反無謂矣特爲著論若此觀者驚  
之

訪人物檄

邑人張鵬翎謹檄

志也者志事也唐山縣之志志唐山縣之事也唐山縣六十年以前之人之事志之矣而六十年以來之人之事則未之志也夫非常之人不世有非常之事不習聞幸有其人有其事矣而不遇修志之時及遇修志之時或事遠人湮而不傳傳矣而不詳嗟嗟失此不志則終無志之時矣滅沒前人之善而不予後人以觀感之資此有心風化者之大罪也况吾唐星分昴畢氣雄燕趙陶唐氏之采封周太祖之故里沐

帝王之遺萃山川之秀所稱代不乏人人不乏事者  
非歟慨自萬厯庚戌而後兵燹水溺典籍遺亡老成  
隕謝不唯六十年以來之人之事無所傳聞將六十  
年以前之人之事幾至滅沒而無所考據幸我山左  
孫老父母蒞任以來愛民若子治事如神百廢俱  
舉而尤亟亟以修志爲務爰集紳士而諮之曰纂輯  
潤色不佞之仔肩也至於採訪遺文搜羅掌故紳士  
之責也因以其事分委於余余生於斯長於斯又何  
敢以不敏謝但恐殘簡難考風聞易舛儻六十年以



前六十年以來而有一人一事不入於志者是則余  
之大罪也故引領吮墨布告同人問有紀歷宦之事  
實者乎問有識先賢之藝文鄉官之顯績者乎問有  
知孝子之懿烈女之節義民之行俠士之概隱逸之  
姓流寓之名仙釋之跡妖祥之年月者乎有則俯首  
而待命矣其傾囊而告我乎寸長片善不遺庸夫愚  
婦必錄書成一邑之全鑒垂千古之永俾後之人一  
披卷而知吾唐之某某爲是人某某有是事也共觀  
感而興起焉庶可告無罪於六十年以前六十年以

來之人而卽以告無罪於我 侯也云爾

唐山縣志卷末

歸餘

方伎碑碣仙釋附

志與史皆所以誌事也然史以定論爲宗揚其  
清以激其濁志以徵實爲主詳於美而畧於穢  
故正史之外又有稗官正志之餘不無波及或  
款例無歸而言不可廢或生不立傳而事有可  
紀他如遺事異聞碑碣仙釋足以資考鏡而示  
勸懲者皆不可任其缺畧也志歸餘

歸餘

魏文帝太和十八年卜遷都鄴登銅雀臺魏御  
史大夫崔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運漕四通有  
西門史起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  
孝文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鄴城非常久之地  
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城速敗  
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  
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陽

天中記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圍內邱城三日知縣王世  
泰戰於豹子口敗績其弟世甯死焉民死者三

十七人七年十一月兵備道盧象昇襲賊龍駒嶺大敗僅以身免遊擊童千總孟沒於賊生員王允率鄉兵同往亦死焉又攻唐山城失守民被虜劫無算

郡志

天啟六年唐山縣夫婦二人積紙自焚於北辛莊娘娘廟誤於火化爲佛先萬厯間瓦礫溝一僧積柴自焚亦類此

邑之坤維可三里許有屯曰大市口卽昭信校尉羅君萬象之治所也按唐山各屯前屬正定

衛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裁汰屯糧歸順德唐任二邑  
乾隆十年定例以任歸唐山考試統屬順德府  
學

後周柴守禮南河人與周太祖同里妹歸太祖  
爲后后無子以守禮三子爲子是爲世宗守禮  
從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以元舅禮之

郡志

元嚴守用唐山大凝邨人專門難素世業軒岐

無貧富皆爲救療不計值年百餘歲卒教諭張

鐸撰墓誌銘

郡志

同治七年髮逆北竄至隆平有懷慶府修武縣黃貴僧者被虜年二十餘身帶重傷髮二寸許

自賊營逃出被隆邑汛兵挈獲將赴法遇山口村附貢生張明遠詢情知屈訴其冤保至己家調傷雜髮代懇縣王發給路票餽贖送回始知黃貴僧係孤子承祧兩門其父母年皆七十餘歲闔家向北稽首咒報來生而明遠無德色

同治二年春間馬賊南北擾竄旋來旋往各村  
人民逃散十室九空大市口距城三里許夜見  
城東火光閃爍鄉民失色欲逃有歲貢生羅培  
元字益亭者素習理學尤精易數咸就決焉培  
元令弟三元率鄉人伐樹株填塞街巷一面默  
筮得藉用白茅之爻培元喜謂鄉人曰無咎計  
可用也次日賊至村邊見有備未敢擅入而去  
民賴以安

光緒五年南張莊村民張假妮有一牛生二犢



干言村西北里許光泰岡下有干言禳冰處石  
冰處二字埋在土內相傳將冰字挖出是年必  
被雹災故土上只露干言禳三字每年四月十  
三日村民至此祭禳此石係明進士趙問源建  
并書

甘來泉石在干言村中龍王廟前一面書趙老  
甘來泉一面書干言井泉村中多苦憐鄉人汲  
水之艱於龍王廟前穿而試之獨得甘水名曰  
甘來泉亦寄余苦盡甘來之意爾趙老自識

按相傳趙問源先生精於地理常因本村井水  
多苦人有汲水之艱因按地脈尋審言龍王廟  
前泉水必甘因掘而試之果得甘水因名爲甘  
來泉并豎石自識云至今鄉人尚享其利

趙公報德祠在干言村中路南祠圯基趾尚存  
有吏部左侍郎廣川董國祥所撰碑文記其顛  
末甚詳

按趙問源先生致仕後家居幾二十年在村之  
左建雲章館以詩酒自娛凡村中利弊必竭心  
盡力除興各至其極而民困少蘇故闔鄉紳  
民感德不忘於雲章館左建報德祠以祀之

碑碣

漢

柏人城碑

漢桓帝時

昔闕駟作九州志據柏人城碑以爲舜納於大麓之迹蓋以城西北堯山爲大麓也

按相傳此碑在柏人城西門內張耳臺下現堙沒已久不知所在

東魏

開府彭公建廟碑

武定三年

此碑在宣務山上文載藝文志

甯遠將軍廣樂太守柏仁男楊宣墓碑

此碑在縣東六里西霍村東字  
畫翦落三分之一文難句讀

唐

常君墓誌銘

并序

開元二十七年

君諱來太原人也流寓趙國子孫家焉君器韞  
風雅威若神明雖書劔絕羣而朝廷不仕春秋

七十以大定元年歲次辛酉六月戊午朔三十

日己未終於私第夫人龐氏三從有禮四德無

虧孤標桃李之妍獨立闕睢之號春秋七十二

以景龍三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未朔七日甲  
午終於蘭室嗚乎命也有涯死而無悔卽以大  
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十月庚申朔二十  
五日甲申合葬於縣西北平原禮也西瞰陳餘  
之水北帶伊祁之祠嗣子阿忤知九等追膝下  
之恩報劬勞養恐陵谷之變遷勒貞琰於幽泉

其詞曰

乾坤造化供稟英精魂悲入夜劒氣衝  
星青山邃壤白日佳城勒銘貞琰冀表芳聲

右石行書未詳何人撰文何人書丹按光緒六  
年修志十二月間散步於城東南關帝廟中見

西牆下土中埋此石殆盡因掘而出之移置儒學署內高一尺五分寬一尺二寸共十四行字之骨力丰神頗似右軍筆跡

景福安樂寺碑

頭行書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部隔數寸又書邢州上柱國 紀王慎造石經一部下又書上元九年十月六日奉口口安樂寺

右碑正書筆力整飭遒勁但日久剝落失書者姓氏相傳係歐陽氏所書高七尺寬四尺前面共四十一行碑陰如之每行七十四字厚一尺字十行每行亦七十四字文字殘缺不可句讀碑陰字更模糊

北樓寺碑

右碑草書寸字筆勢飛舞惜年久半爲樵斧所鑿去字三分之一撰書姓氏年月俱漫沒無考

宋

宋故迪功郎平陽府汾西主簿李公墓誌銘

并序

仕績志內李章傳卽節錄序文茲不復記

銘曰

惟公會高世居肥鄉逮其子孫北遷口陽公有  
顯行口口口口子孫誥誥厥由積慶旣儉旣勤  
曰義曰仁信於其友孝於其親口稽厥邑威振  
乃職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興除得宜非公而誰

公志不遂士夫傷悲封樹穹窿祖塋之東刻爲  
銘誌藏於其中

右石方圓二尺四寸大正書小字共卅八行進  
士霍知白撰王弼書亦係光緒六年冬同前常  
君墓誌石從城東南關帝廟西廂  
房破壁下尋出移置儒學書房

堯廟碑 在堯山上舊堯廟前

右碑正書係郝經撰文碑約八九尺高四  
尺寬字大寸餘端正嚴謹文載藝文志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右記係沈括撰文石  
現堙沒文載藝文志

元



關王廟碑 在城東南隅關帝廟內

右碑係正書馮子振  
撰文韓世安書丹

辭贖記 元統乙亥歲三月

右碑係行書韓鏞撰文韓世安書丹記  
文載入藝文志碑陰篆字四幅錄後

柳浪青如麥浪梨花白似楊花不寒不煖天氣  
半幽半隱人家

夾道兩行楊柳平湖十里荷花香滿前亭驛路  
綠陰深處人家

山前山後紅葉溪南溪北黃花滿目瀟條時景

楓林翠竹人家

雲動欲雪不雪梅腴將花未花流水野橋山寺

竹籬茅舍人家

按此碑埋土內多年光緒元年知縣倪昌燮重修衙署從大堂前地內掘出復豎於堂前東簷下

杏壇碑 至大三年十月

曲阜 祖庭舊碣二字竹谿党懷英筆 先聖

五十三代孫淑傳之昇學因摹刻焉

右碑係二篆字大尺餘在碑上籤下籤卽書曲阜云云字二寸大共六行正書碑陰字錄後

頴宮鼎建杏壇

杏壇舞雩乃

先聖先師門弟子觀遊行樂之

所歌詠和暢雅操清高容止進退申申天天至  
道據德依仁游藝渾然天成之趣越百代超千  
古仰慕其風聳然起敬於人者豈不在斯乎口  
厯下李侯仲賢宰是邑家藏金名公竹谿党先  
生所書 先聖杏壇墨跡方其筆力不下鍾王  
歐顏輩未易過也謀洎寮屬同規協力建壇於  
頴宮廡意於刊石庶幾觀者爲堯峰之勝事輒

記於石垂之將來

按此石在大成殿後三二尺遠不知何時倒沒於草莽中光緒六年適修邑志見有石在土中埋因掃去舊土見碑陰字云云儒學書房院內有舊碑座一塊無碑將碑座移置明倫堂前復立舊處

和縣尹德政碑

冀縣尹去思碑

按二碑均在雙碑村南北街中和碑在街西冀碑在街東二碑對峙村古名范解舖今名雙碑即取此意查舊志和諱思陵川人在元至正年間冀諱國輝縣人在明嘉靖年間二公之治唐必能視民如子不愧父母之稱故民各豎碑以誌不忘云

唐故上柱國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璵其先隴西人也因高代封邑爲堯山人  
焉葉帶金柯枝連玉樹英聲遠著口述通靈略  
而言之以下字多剝落內有元和六年十一月  
七日而終後又有墓於安樂寺南南王村南百  
步平原禮也  
按此石前數十年爲村人掘出廩生任長祿見  
而搨之適遇修志採訪不知湮沒何處續補



仙釋

周

王喬按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王喬爲柏

人令於此登仙唐李君政撰經像碑云南臨柏

縣興龍避地之所北帶茅山駕鶴遊天之處顏

氏家訓云柏人縣爲縣令徐整立碑云上有壘

務王喬所仙

新  
增

隋

智榮開皇中修真宣霧山能契三昧之旨尤精

醫藥符水有虎兔馴擾之異大業六年尸解其  
徒舉而葬山南麓鑿石爲棺今棺尚存

明

申元教內邱人洪武末於朝元觀煉修妙契黃庭  
經典善符籙禳邪彌禍應手取驗民魏氏婦爲  
妖所憑歌笑如狂教乃結壇焚符須臾攝至乃  
山魃與暴亡女子爲祟因遣遂愈元教雖羽流  
頗有道骨賢士大夫多與之友

大銓天順中於彭村彌陀寺祝髮煉性勤苦事



能知來一日製新衣一襲回家奉母曰母將仙遊特此來訣耳三日母亡少與蒲團道人爲友一日命徒召之至密語久之乃曰七日後當復自來不煩相招也及期忽大風掀怪異常因命徒出門祇候則道者著布帽大哭而至人視銓已遊矣其徒葬之堯山西麓與智榮相接云

康熙志

國朝

王表重賢村人得煉氣術在臨城桃花洞村爲

道士久不歸其母思之遣鄰某往召見鄰命先歸已隨之比鄰還見表先在母前遂詫異後復回觀中尸解去今桃花洞有小塔尚存塔上刻

其居住姓氏焉

採訪